

到处都是寂寞的心



[裘山山 • 著]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到处都是寂寞的心 / 裘山山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2.10

ISBN 7-5404-2883-X

I. 到... II. 裘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1843 号

到处都是寂寞的心

裘山山 著

责任编辑: 曾玉立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: 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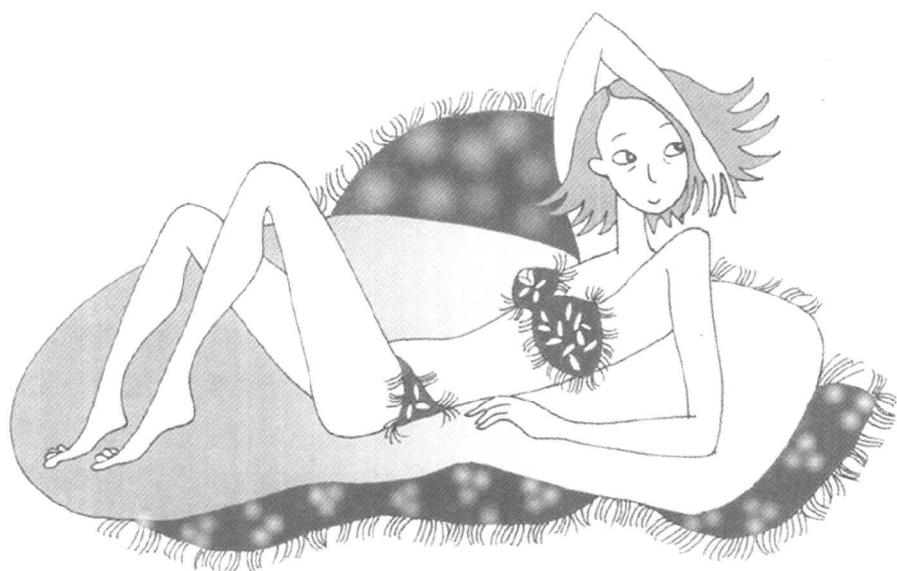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 889×1194 1/32 印张: 10.75

字数: 269,000 印数: 1—15,000

ISBN 7-5404-2883-X

1·1977 定价: 19.5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

多好的女人啊！

白云白抚摸着自己的身体，肌肤光滑，大腿修长。

早上电话铃响的时候，白云白还在被窝里。

其实她早就醒了，只是不知道起来干什么，身和心都无人召唤，就赖在床上胡思乱想。每逢周末都如此。想起儿子小时候，因为不愿意去幼儿园，总盼着周末。每每星期一到来时就叹气说，红日子走了，黑日子又来了。日历上总把周末印成红色。可如今的白云白却和儿子相反，害怕红日子，喜欢黑日子，她宁可上班，宁可混在单位上。

被窝里很暖和，棉质的被单与肌肤贴在一起舒适怡人，让她有些想入非非。早上快醒来时她做了个梦，是和叶同志在一起，叶同志好像还和她……亲热来着，让她有一种快感。这是不是人们常说的春梦啊。刚立春就做春梦了，行啊你。她抚摸着自己的身体，乳房依然饱满，下腹也没有松弛，肌肤光滑，大腿修长。多么好的一个女人啊，怎么就没有男人来爱抚呢？用王晶的话说，资源浪费啊。就是今天这样的春梦，她也难得一做。她的情欲开始减退了吗？情欲减退可是衰老的象征，真不情愿。

TMD！她学着办公室的小甄，来了一句新潮骂法。小甄告诉她，TMD就是他妈的，TNND就是他奶奶的。结果把自己给骂笑了。这算什么？实在是不过瘾。记得刚结婚时，搬家累得直不起腰，那时

又没有搬家公司，抬大立柜时她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脱口就来了一句：他妈的！一声骂出口，真解除了不少疲劳。难怪劳动人民喜欢骂人，那都是累的。丈夫惊愕地看着她，自己娶的明明是个淑女嘛，怎么转眼就……丈夫说，你怎么说脏话了？她没好气地说，你要是不让我动手，一切坐享现成，我比淑女还淑女。丈夫说，你想坐享现成？我还想当老爷呢。

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互敬互爱，举案齐眉。

今天怎么过？儿子不用她管，去了外婆家。自己可以轻松一天。和几个女友去喝茶？似乎没心情。在家写东西？也定不下心来。最希望的是和叶同志的约会，可叶同志已经好久不来约了，当初那股热乎劲儿似乎正悄悄褪去。记得叶同志第一次和她亲热时，把她稀罕得不行，说你太迷人了，真是宝贝，我怎么早没发现呢？没完没了地缠绵。衣冠楚楚的叶局长私下里可是不老实。白云白想，是不是现在他开始厌倦自己了？宝贝看久了终成文物？不过老实说，他就是约了她，她又能幸福多久？幸福多深？提心吊胆地和他呆上一半天，还是要回到这里来，面对空房子。是自己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死胡同的，爱上一个有婚姻的并且做官的男人，撞南墙是迟早的事。

想着想着，白云白不禁悲从中来。几许光亮从窗帘边缘流泻而入，看得出今天是个有太阳的日子。白云白一直向往着，某一天的早上，一个男人撩开窗帘，让阳光铺满整个房间，然后对她说，起来吧，厨房里有我刚刚煮好的咖啡……白云白意识到，这样的日子不会出现了。自己才四十出头，怎么就有种活到尽头的感觉了？这辈子就这么了了吗？把儿子抚养成个大学生，然后抱孙子当奶奶？想想真觉得沮丧。

回想二十多年前上大学时，自己可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。她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，是他们七七级里仅有的几个应届毕

业生之一，才十六岁，成了幸运儿中的宠儿。那时候她觉得自己这辈子最次也是个女记者，往好了去就是个女主编或者女社长——她读的是新闻系，然后经历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，进入浪漫温馨的家庭，再然后功成名就，与相爱的人白头偕老。谁知一场糊涂婚姻把她的一切梦想都给打碎了。虽然责任在男方，但后果却是要男女双方一起承担的。

丈夫在大学里是她的班长，从插队的农村考上大学的。在她还没完全长醒的时候，丈夫已经成熟得一塌糊涂了，打个蹩脚的比方，她还是个有些硌牙的青桃时，丈夫已经是个皮一撕就看见肉的水蜜桃了。丈夫身为班长，经常帮助小同学，无外乎就是替她找资料、帮她占图书馆座位、把自己整理出来的复习提纲拿给她抄等等，当然，还介绍她入了团——那时她连个团员都不是。在她习惯了一切都听他的之后，发生了某男生给她写求爱信的事，她自然告诉了班长，班长很生气，让她将信退回给那个男生，退信时他严肃地站在一边不说话，使这一举动变成了庄严的仪式，这一仪式自然灭了所有男生的念想，以为她已经是他的人。那时的大学生毕竟要单纯得多。而她觉得有他在身边也挺好，没人敢来骚扰她了。

毕业时班长替她作主，把她分到报社，自己则留在了市委机关。分手时他告诉她，他要奋斗五年，把事业打下牢固的基础，而五年后她就二十五岁了，他们再结婚。她想也没想就同意了。她甚至为他的计划感动，因为五年后他就是三十多岁的人了。他却耐心等待她长大。这五年里的前四年，班长都一切顺利，成为市委机关的笔杆子，副科级干部。但没想到第五年时出问题了，也不是他，是他紧跟的领导出问题了，他受到牵连。其实谁也没说什么，但他却感觉到自己开始受到压抑和排挤了。他一下就气馁了，来找她，说，不如我们结婚吧。

而这几年里，昔日的小女生已成长起来，在报社那样的环境里，

渐渐成长为一个见多识广自信开朗的知识女性，连相貌上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比学校里更漂亮了。但她的观念还是传统的，她觉得不能因为自己出色了，就离开不得志的男友，更何况那时他们已经有了一次性关系，是她去单身宿舍看他，他克制不住时做下的。案发后她更觉得自己铁定是他的人了。所以就答应了他草率的求婚，还觉得自己挺高尚。她只提出一个条件，暂时不要孩子，她要继续在事业上奋斗。要奋斗就得有付出。他答应了。

婚后也幸福了一段时间，他仍像在大学里那样照顾她，她也仍像在大学里那样顺从他。可仕途上的不得志严重地影响了他的情绪，他无法拥有一颗平和安宁的心，也无法找到和妻子之间的心理平衡。特别是后来他又离开了市委，调到党校去教书，就更觉得无望了，很是潦倒。白云白看着着急，想，也许有了孩子能让他获得另一种满足，也就主动撕毁协议，怀了孩子。儿子出世后他果然兴奋了一段时间，乐呵呵地做父亲，十分宠孩子。但也就是半年，又不行了。那时白云白很忙，他承担了较多的家务，孩子一周岁那天，他们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争吵。他说，你休想把我变成家庭妇男！她说，是你自己把自己变成这样的！他说，别以为你是个记者就了不起！她说，别以为你事业不顺就可以随便撒气！他说，你简直不如当年温柔了！她说，你简直没有当年的气概了！他说，我知道你把我看贬了！她说，是你自己把自己看贬了！

他说她说，越说越重。

有了这次之后，争吵就频繁发生，并且一次次升级，上纲上线，伤筋动骨。但那时她还始终坚持一点，不提离婚。她觉得若是这个时候离婚，丈夫太可怜了。

后来，后来跟许多情节剧一样，终于出现了一个人，社会主义江山改变了颜色。她觉得不能再忍受了，忍受下去对丈夫也不公平，遂提出离婚，丈夫负气同意，三下五除二，很快了结，成为他们大

学同学里的第一对离婚人。

老话说，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她和前夫在耗尽了情感和精力之后终于分手，糊涂婚姻变成不幸婚史，她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，从记者部调到了专刊部。离婚后她少了梦想，少了傲气，少了矜持，少了青春容颜，只多出许多沮丧。当然，还多出一个儿子。

不过没离婚前，她对离婚后的生活还是满怀希望的，根本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。那时候她觉得像自己这么优秀的女人毕竟不多，一定有无数的希望守在家门外，只等她打开门来，或者说只等她把丈夫这尊门神搬走，希望就会往里涌，一直涌到卧室里。可一旦真的离了婚，却发现门外空空荡荡的，连只蚂蚁都没有。

就在她越想越心灰意懒的时候，电话铃响了。

白云白多少有些兴奋。电话总能让她产生些希望。比如，叶同志来电，或者别的什么能给她带来快乐的电话。白云白拿起来喂了一声，电话里立即传来王晶炒豆子一样的声音：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梳洗打扮，见人去。

白云白一时不能反应，迷迷糊糊地说，见什么人？王晶说，当然是男人。白云白说，哪儿来的男人？王晶说，北京来的，五十二岁，要不要？白云白说，别烦我，好不容易睡个懒觉，你又来捣乱。王晶急了，说，谁有时间和你捣乱？我要不是为你，这会儿也在梦里呢。是真的，人家今天下午就走，得抓紧时间。

白云白这才彻底醒来，说，这么急，你昨天干吗不说？王晶说，他也是昨天半夜才打的电话，说是刚办完公务，今天下午飞回去，想利用午饭时间见一面。白云白说，到底什么人？说得我糊里糊涂的。王晶说，你听我念啊：周德明，男，五十二岁，大学教授，老伴病故，儿子在美国，在三环内有九十平米的住房，身高一米七五，身体健康。白云白找茬说，堂堂教授才九十平米住房啊？王晶说，

同志，那是北京，有天安门那么大的厅摆着，九十平米就不小了。白云白笑，说，既然那么好，你自己干吗不要？王晶说，人家指定了要四十岁以上的，我不是还差两岁吗？

白云白这才确定王晶不是开玩笑。王晶和她一样离异了，所以她们之间说话很直接。

她坐起来，慢吞吞地说：真要我去？王晶说，当然了，我已经替你答应了。白云白说，你怎么也不先问问我。王晶说，问你你肯定一口回绝。你不能这样。我知道你心气高，可心气再高也得找个男人接地气啊。人家张爱玲那么有才气，也没拒绝爱情啊。白云白笑了，王晶是个张迷，言必称张爱玲。有时肉麻起来还叫一声张爱玲姐姐。白云白说你干脆改名叫张氏王晶得了，她居然没反对。

王晶说，十点半，在望湖亭茶室，我请客。白云白说，干吗你请客？该他请嘛。王晶说，算了，我们也是好多年没见了。白云白奇怪地说，怎么，你们认识？王晶说，是呀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白云白更加糊涂了，你们还是同学？你不是说他五十二了吗？王晶忽然反应过来，说，哦，我们今天去见的这个是媒人，我同学，他要介绍的才是周德明同志。

这下白云白又犹豫了。搞了半天是去见媒人。白云白说，我不想去，这算什么？要见就见他本人。王晶说，本人在北京呢，是我这位同学的系主任。该主任老伴去世后，一心想找个南方女人。我同学这次来出差就是想替他找一个看看，算是拍马屁吧。白云白说人家拍马屁，你算什么？王晶说，我也拍马屁呀，我拍你的马屁。

白云白被她逗乐了，可还是不想去。太没面子了，让一个小伙子来见自己，替一个老头相亲。王晶说，别老头老头的，现在五十岁的男人，也就是中年人的模样，如果事业成功就更显年轻了。白云白说，你这是给我，要是给自己，保证嫌老。王晶笑嘻嘻地说，我这个人不是心理不成熟吗？就喜欢青少年。别犹豫了，你要是不

去，我就没面子了，我把你吹得天花乱坠。白云白说，那我就更不敢去了。王晶说，求求你了，去一下吧。等以后你给我介绍男人的时候，我保证积极配合，十八岁到八十八岁的全见。

白云白笑，看来是非去不可了。王晶哪里容她要面子？

白云白就爬起来收拾。也该起来了，十点了。只不过一想到周末起来也没什么事可做，所以就假装没醒，赖在梦里。儿子去了外婆家，昨天一放学就去了。母亲一片好心，把外孙叫过去，好让女儿周末有所安排。她哪里知道她女儿无处可去，一个人无比寂寞地呆到深夜。不要说人，连一个期盼的电话都没有。白云白一个人守着电视，差不多凌晨两点才睡。睡那么晚并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，也不是有什么放不下的书，就是不想睡，睡觉也是要有心情的。她一边看着电视，一边拿了两本杂志，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和《时尚》，这个翻两页那个翻两页，从十一点多一直持续到两点，困得不行了，才睡下。

从理性上说，白云白知道自己应该在事业上更加努力，好为儿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条件，也让年迈的守寡的母亲不再为自己操心，或者说让人生有意义，可就是提不起劲儿来。有时候她很空，却坐在电脑前玩儿游戏，玩儿得腰酸背痛老眼昏花，却一个字也不想写。

白云白曾经出过一本散文集，出版社一个朋友帮忙，在女人散文最热火的时候，把她搭进一套女作者丛书里，说好给她五百本书，但不给稿费。她痛快地答应了。那时候她刚离婚，很想找个支撑点。她把自己这些年来做编辑做记者的种种经历和感受一一写出来，文笔自然朴实，还有些机智和幽默。集子出来后居然反响不错，不亚于那几个正式作者。出版社的朋友就鼓励她再写，她也乘着东风写了几篇。可是这一年半载，她却懒起来了。不想写，也没有写的欲望。大概写散文是需要心情配合的吧。

这个春节她的前夫来他们家过的年，其言行让她母亲和全家人

彻底放弃了希望他们复婚的念头，这令白云白轻松了许多，也失落很多。过分的自由，让她的生活更加没有方向了。

儿子养的小狗贝贝也醒了，摇摇摆摆地从儿子的床上跳下来，直立着朝她张着两个小爪子撒娇。她没心思理它，它就一直围着她转，她只好把它抱起来，轻轻抚摩它的头。这么一抱一摸，觉得自己更像个孤独的老妇人了。她把它带到厕所去撒了尿，然后拌了一碗猪肝给它，这才开始收拾自己。

打开衣柜，觉得很茫然。没有一件衣服能调动起情绪。她懒心无肠的关上柜门，又把昨天上班的那套衣服将就着穿上了。

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白白的皮肤，秀气的五官，眼角纹吗，只要别凑得太近是看不见的。昨天在超市还有个人叫她小姐呢。可就是整个人没什么光彩。没光彩的原因她知道。如果今天是去见叶博文，那她一定不是这个样子，浑身的美丽细胞都会集合，展现给叶博文看。

想见的见不着，不想见的必须见。这就是她的生活。白云白看了一眼电话，有几分犹豫，最后决定不打。对她来说，那个电话的主要功能就是和他通话。今天是星期六，她不想给他惹麻烦。尽管她离婚的很大原因是因为他，但她还是想保全住他的婚姻生活。因为她知道他对妻子不错，妻子也很依赖他，他们还有个可爱的女儿。自己的家已经散了，何必再把别人家拆散？何况当初离婚时叶博文也曾明确对她表态他无法离婚，要她自己慎重。白云白大义凛然地说，我不是为别人离婚。我是为自己。

但他和她心里都明白，如果没有他们之间的感情发生，白云白的婚姻也会和许多人的婚姻那样，一直将就下去。因为有了这段感情，白云白才觉得她的婚姻难以容忍。前夫那种受挫之后一蹶不起萎靡不振的生活态度，被叶博文的进取心事业心比得没了一点魅力。后来更让她心烦的是，前夫迷上了麻将，八小时之后也不回家，躲

在外面赌，本来就不多的工资还被她拿去贡献给了赌友。他还振振有辞地说，我们这种人情场失意只好在赌场上找补了。

前夫对叶博文的存在是有感觉的，尽管他什么也没发现，但他感觉到白云白瞧不起他，肯定是因为有个瞧得起的男人在心里放着。所以他在离婚时，提出了许多的不平等条约，即儿子的名分归他，不准改姓，但由白云白抚养，并且他不付抚养费。白云白竟然答应了。这更让前夫生气，说明她是多么迫切地要离开他。他又加了一条，存款也归他。白云白也不知道他存了多少钱，他们的经济大权一直在他手上。归就归吧。王晶生气说，你怎么会这么容忍？这个条约比什么马关条约、南京条约、反正所有不平等的条约还要不平等。白云白说，那不一样，那些条约一签定就失去了主权，而我是获得了主权，我愿意。

白云白就这么离了婚。离得母亲直叹气。因此现在无论怎么难受，白云白在母亲面前是绝不吭声的，回到家总是强作欢颜。母亲也就不再说什么了。但母亲还是希望她再婚。白云白的父亲比较早就病逝了，母亲深知一个女人过日子的苦楚，总在白云白耳边唠叨。白云白也是因了母亲的唠叨，强迫自己去相过两次亲。当然都未果。她这个年龄，她这个身份，最是高不成低不就的。

白云白简单收拾了一下刚要出门，电话又响了。白云白冲回去接，心想会不会是叶博文呢？有时候他也会给她一个惊喜，星期天把她叫出去喝茶。

接起来却是苏新茶。白云白掩饰住失望说，你好。

苏新茶是她的另一个女友，也是个离婚女人。她知道她找她肯定是心里没着落了，来谋划聚会。果然苏新茶说，今天上我家喝茶吧，我有今年的新茶，明前龙井。白云白说，恐怕不行，我正要去出门呢。苏新茶说，怎么，有安排了？白云白说，也不是什么安排。王晶发神经呗，大清早起来非要我去见个人。苏新茶马上明白这个

“见个人”是什么意思，兴奋地说，那好呀，快去吧。你穿哪身衣服？白云白说，没情绪，还是昨天那一身。苏新茶急了，说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赶快换！

白云白不想动。苏新茶批评说，平时我们买那么些时装是干什么的？就是为了关键时刻披挂上阵的嘛。古人不是说女为悦己者容吗？

苏新茶经常爱说点儿自认为有文化的话，本来在她们几个女友中她是文化最浅的，但却最喜欢咬文嚼字，因此常常出错。比如把含情脉脉说成含情“卖卖”，把潸然泪下说成“消然”泪下，把风流倜傥说成风流“周堂”。照说中国字那么多，博士也认不完的，说点错别字情有可原，问题在于她太喜欢说那些她自己拿不准的生僻字了，哪能不出错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。尽管她们也常在一起玩儿，白云白内心还是有些看不上她，不喜欢她用这种口气跟自己说话，在苏新茶面前，她还是有些优越感的。

白云白不客气地说，什么容不容的，谁知道他是个什么男人？他看不看得上我都是次要的，关键是我看不看得上他。

苏新茶并不在意她的态度，依然执著地说，那你说你那些时装是干什么的？上班不穿，见人也不穿，何必花那么些钱买回来？物尽其用才对。

白云白没话说了。她的衣服的确买了不少，却最不爱穿。她嫌穿时装麻烦，不如穿休闲装自在。苏新茶就不是这样，不管有没有高兴的事儿，有没有想见的人，她总是不嫌麻烦地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当然，她也有条件打扮，她是她们几个里面经济条件最好的。总是隔三岔五地添置衣服。白云白想，这大概才算是热爱生活吧。

苏新茶在电话中给她作出具体指示：你换上那条我们一起买的巧帛长裙，深灰色带帽子的那个，最有味道了。白云白说，今天穿

裙子？你想冻死我呀。苏新茶说，冻不死的，外面套件风衣好了。宾馆里都有暖气的。记住，裙子里面别穿棉毛衫，不然皱皱巴巴的显不出效果来。听见没有？

苏新茶基本上是她们的时装顾问。白云白嘴上说听见了，心里还是不想折腾。一方面她怕冷，一方面的确觉得没有必要。她放下电话，在镜子面前照了照：职业装的效果也不差嘛。反正是去见媒人，打扮那么漂亮干什么？

贝贝显然知道她要出门了，早早地在门边蹲着，眼巴巴地望着她，尾巴轻轻摇着。它似乎知道女主人这一走，就得大半天，它该寂寞了。白云白走过去，把它抱到沙发上，拍拍它的头说，好好看家，我给你带好吃的回来。

然后她往嘴唇上抹了一点淡淡的口红，套上件风衣，带着一付敷衍了事的表情出了门。

苏新茶放下电话，心里有些失落。尽管她积极建议白云白穿这穿那，可电话一放，声音一消失，她就清晰地感觉到自己正孤单地站在房间里，没着没落。

早上刚起床时她还很有情绪，心里打着如意算盘，女儿今天有课不在家，她可以约女友们到家里来玩儿，她们都喜欢吃她烧的菜。她还有今年的新茶，明前龙井，大家喝喝茶聊聊天吃吃饭，多好。尽管每次她们走了之后她都要收拾忙碌半天，但她愿意，这总比一个冷冷清清的家要好，总比一个人闲得发慌好。本来她们五个女人说好元宵节聚的，可有两个孝顺女儿要回家陪父母，就一推再推，今天又不齐。到不齐就没意思了。就像一朵花，少了两个花瓣，那还叫什么花？

没想到第一个电话就把自己的情绪给搞坏了。

忽然，她觉得身下一热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啊，老朋友终于来了。她赶紧冲进厕所，满怀希望地一看，万分失望，内裤还是干干净净的，一点儿颜色也不给她看。沮丧顿时塞满心头，怎么回事啊，都超过两星期了。原来她一直安慰自己，时间推后可能是最近老和女儿丹丹发生冲突，情绪波动太大的缘故。可现在推后了十多天还不来，她有些稳不住了。

她走出来看日历，上次来是上个月的月初，春节前的事。当时她感觉时间有些不正常，就在日历上做了记号。以前她哪管过它？它总是按时来按时走，像自家人一样。现在却和她生分了，疏远了。这比真正的老友和她疏远还让她难过。难道它会这么和她不辞而别吗？苦命的女人哪，年轻时因为每个月的经期而受罪，年纪大了还要为它的离开而烦恼，一生中仅有的一点幸福都伴随着鲜血和疼痛，当鲜血流尽疼痛结束时，幸福也就结束了。

不行，必须去医院看看。不能就这么听任自己下滑。好像在报上看到过，适当地补充激素可以延缓女人的衰老。苏新茶想，反正也没人来，干脆去看病。

苏新茶说走就走，提上包关上门，就下楼打的上医院。

坐在出租车上，苏新茶又想起白云白的电话。王晶带她去相亲？苏新茶现在最听不得相亲这种事。受刺激。记得上个月王晶也给白云白介绍过一个什么人，被白云白拒绝了。苏新茶有些醋意地想，自己和白云白的情况差不多，还比白云白大三岁呢，照说再婚的问题更为迫切，王晶却从不给自己介绍。是不是她觉得自己的层次低？她们两个都是编辑记者，惟有自己是个广告科的业务员。

不，不会的。苏新茶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不去自寻烦恼，凡事想得开，这是苏新茶的一大优点。她想，一定是王晶认为自己有个老古董了，所以不需要别的男人了。殊不知老古董在她心里始终没有扎下根来。老古董倒是想扎根，可她的土还没松动。

出租车司机大概是个生性喜欢说话的人，见她不说话就主动开口聊天，说大姐周末还去上班啊？苏新茶含混地应了一声，她不想说去看病。司机说，你是医生吧？苏新茶又含混地应了一声。司机见她说话兴趣不大，就直捣那个女人最敏感的问题：我敢肯定你还不到五十岁。这下苏新茶果然开口了，她没好气地说，我都六十了！司机惊讶地扭头看她一眼，说，真看不出，您真是显得年轻。